



三十年灯灭鸡啼

◎ 高红十

扬生 主编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三十年灯灭鸡啼

◎ 高红十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十年灯灭鸡啼/高红十著. - 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
2002.4

(学灯文丛. 第3辑)

ISBN 7-5008-2765-2

I. 三... II. 高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
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4527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62350006(总编室) 62005038(传真)

发行热线: (010)62005049 62005042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美通印刷厂

版 次: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180 千字

印 张: 8.125

印 数: 001-5000

定 价: 1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学灯文丛缘起

王建勋

2000年夏季,我与丁东商议,组织一套学者思想随笔丛书,以“学灯”二字为题。

“学灯”,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。

你可以想象,一个学人,在灯前夜读,记录下思索的心得。

也可以想象,思想像一盏灯火,引导人们在学海里泛舟远航。

“学灯”并不是我们二人创造的名词。20世纪上半叶,上海《时事新报》有过一个副刊,就叫“学灯”。它诞生于新文化运动兴起的1918年,几经沉浮中辍,最后结束于1947年,前后大约持续了近30年之久。这个副刊谈教育、谈文化、谈艺术、谈政治、谈社会、谈历史、谈哲学。鲁迅、胡适、周作人、郭沫若、沈雁冰、张闻天、叶圣陶、宗白华、郁达夫、田汉、俞平伯、冰心、许地山、王统照、徐志摩、傅雷、曹聚仁……20世纪许许多多最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都曾在这里登台亮相,发表文章。30年间,这家报纸的副刊,前后发表了多少有影响的佳作,推出了多少学界新秀,提出了多少有价值的问题,引进了多少新鲜的思想,已经成为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课题,不是在

这里三言两语就能够说得清楚的。我们想说的只是,第一任编辑张东荪先生在《学灯宣言》中声明的宗旨“摒门户之见”,“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”,今天仍有现实意义。

这套丛书与当年的“学灯”副刊没有渊源关系,今天我们也沒有能力请来那么多鸿儒硕学汇聚一堂。但我们也想点起一盏“学灯”,摒门户之见,为当代学者开辟一块言说思想的园地。

人类已经步入了新的世纪、新的千年。在这样的时刻,我们隐约感到,一个百家争鸣、万船竞发的思想文化格局,行将在中国出现。我们组织这套丛书,就是想为这个格局尽早形成,尽一份心意。

既然摒门户之见,这套丛书就不是一个学派、一路观点、一种思想主张,而是一个开放的园地,只要有思想有文采的文集,我们都予以欢迎。

但我们也有自己的希望。

我们希望,这套丛书的文风应当是明白的、流畅的,而不是晦涩的、含混的;应当是朴实的、诚恳的,而不是虚伪的、造作的;应当是言之有物、论之有据的,而不是故弄玄虚、大而无当的;应当是关注现实、直面人生的,而不是回避现实、不着边际的;应当是平等待人、以理服人的,而不是武断霸道、强词夺理的;应当是独立思考、自成一说的,而不是因循权威、代圣立言的。

今日之域中,人声喧嚣,世风浮躁。真正的思想者往往寂寞而孤独。愿我们这套丛书,能够把他们散落的思想火星集中起来,形成一盏灯火,融入我们民族的文明之光。

2001年5月

我看散文(代序)

高红十

散文的身心:身是随意,心是自由。

由于它的不受重视——谢天谢地,可千万别叫什么部门什么人重视上它;

由于它的无轰动效应——散文本不是大锣大鼓,干吗要轰动?轰动不是它的必须和必然;

由于框缚它理论的零碎、破旧和无体系——没有那么多老少爷们儿管教,散文正好调皮,捣捣蛋,三天不打,上房揭瓦。

本人以为,散文是所有文学体裁中含情量最高,自由度最大,哲学意味最稀薄的一种。

散文的身心最接近生活的身心。绵延不绝,汨汨流淌,善恶兼备,似是而非。猛不丁一看,平凡已极;细细品味,却永远品不透平凡的底蕴。无所谓开头结尾,无所谓高潮低谷,说哪儿到哪儿,走哪儿算哪儿,走累了,树底下坐会儿;困了,屋檐下睡会儿;于当断不断处断掉了,犹未了时索性不了了之。

因此,散文不是小说,不是戏剧,不是诗,散文却可以包容以上所有。我以为大手笔小说应是散文体的,如蒲宁的《阿尔谢尼耶夫一生》、肖红的《呼兰河传》。散文不再煞费苦心编造什么,因为它悟透了生活的动人处在有生有活,并不

在它发生和制造了什么。五千年中华民族历史,发生了什么已不新鲜,总像是似曾相识的历史回声。诱人处在时时处处有承接回声不一样的石壁和大山,又总有猜不透的声音迎大山和石壁的面撞来。永动,又似乎永不动,相对银河,相对银河以外令人脑瓜子发紧更广大的宇宙。

当然,作为具体作者,并非想自由就能自由,想随意就能随意。那不仅是一种心境心态,绝对绝对也是一种本事。

艺高胆大。既是艺高,也是胆大。

长袖善舞,多财善贾。既是长袖,也是多财,也是善舞和善贾。

巧妇难为无米炊。既是大米小米糯米黄米小站米,也是腰系蓝印花布围裙的巧妇。

自然山水,散文偏爱的领地,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山水游记散文,却也是当代散文最少新意的一块领地。原因之一,在于古人开垦太多,种植太密,使用过度,地力下降,已成难长大树的盐碱滩。

没有今人心态渗透的风景文章,切莫再做。古人前人没有做或少做的文章我来做。你写日出日落,我不写。下午三四点钟的太阳,当不当正不正,我来写成不?当然要真为那时的太阳感动而不是赌气。你写春风,我写春霜,令返青麦苗刹那间黑死的春霜。你写倾盆暴雨,我写雨前的闪、闪后的雷、雷雨后的彩虹,如果还是双虹。你写水面的月亮,我写雪地的月亮,或者我干脆不写月亮,仙女嫦娥的居地和杨柳轻扬处是那么好写的么?

那么来写世故人情。我以为这是现代人大可作为的散文题材。江山千秋万代不变颜色,世故人情却生生不息,常

写常新。人与人的熙攘、摩擦、疏离、隔膜……有一个题目很可做却很少做好：友情。

那么来写人生，人生各个区间的感觉。谈恋爱的少男少女、大男大女、老男老女。不生、生育或超生，结婚、离婚或重婚；想结结不成，想离离不了，想活活得艰难，想死死得不易。小时候盼过年，穿新衣戴新帽；大了实不愿将旧挂历从墙上摘下，撕一张就觉得有人用凉嗖嗖的砍刀顺脚底一路砍将上来。

还有怀不完的旧，写不尽的童年。既然我是一个偶然个体，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有情有意有思想的个体，那么我的人生故事，我的感觉感受感慨感动，我眼中的山水林田路，我心中的生未净旦丑，保证是独特的，自省后确是独特的，就可以写，才可以写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一切文学作品都是过去时。时间使它们过滤、发酵、蒸馏、腌腊；越久，味越醇厚。只是写旧友不要回避缺点毛病，写童年不要隐瞒小时候的为非作歹。

得心有了，还得应手。得心与应手之间，炮火密集空旷死寂的开阔地，令创作者可望而不可及的地平线。永远外化感觉的欲望与外化能力不逮的矛盾，永远的煎熬与痛苦，却又是创作者大有可为大显身手驰骋才华的快感所在。

铺纸舒笔或开机敲键时，还有词语的选择搭配，语序的打碎重整，语感的迫力与张力，节奏的舒缓与紧张。既有蓦然神至的飞扬灵感，还有将灵感外化的鬼斧神功。金苹果还需水晶盘子托举才相映成辉。

心灵无涯，搜之欲出。请写散文的傻瓜上当。

2001年9月

目 录

学灯文丛缘起 /001
我看散文(代序) /001
黄土如诗 /001
在延安感受三中全会 /011
回延安 /028
脖子 /037
三十年灯灭鸡啼 /041
传说 /047
万民身后平安 /050
三步舞出一个圆 /054
票人与蚌人 /057
伸手向书 /062
生日与节日 /064
百岁的奶奶千岁的城 /068

目 录

- 城市月历 /073
伴你一生是心情 /086
难念的经自己念 /088
中 年 /090
秋 感 /094
握 手 /096
应 该 /100
挤车的时候向前看 /104
打车的时候向外看 /106
德胜门往北 /108
中组部门口 /110
目光感动 /114
谷雨到小满的诉说 /116
最美是过程 /119
告别从容 /122

目 录

年终盘点 /125
友人在北大 /127
陈先生,永远四十九 /131
断续朋友间 /134
老片子,美丽如一棵树 /136
邻家有女 /138
北京的柳树(外一篇) /141
仪陇行 /144
平平的坝子 /149
毫厘小店 /153
不敢说海 /155
风 景 /159
五台——舞台 /162
未名湖往事 /173
思路与回声 /184

目 录

- 朝拜九寨 /193
九江十月(外一篇) /204
触摸家园 /208
黄白茨 /226
生命的轮回 /235
时间在远方 /238
不走 /242

黄土如诗

惊蛰过罢，惊雷未敲，席卷黄土高原梁峁塬台的春风便起了。先是吹嘘窑洞外窗台上的薄尘，再撩拨庄稼院未压实的秸秆，见麻木的人类依旧无动于衷，恼火地摇醒沉睡一冬的树枝子，咋吧吧叫它们醒来醒来，愤怒地将所有不踏实不沉着的轻薄物连根拔起，托举上高天，戏耍飞扬在阔的空间……

天成了黄的；

地成了黄的；

河流更是黄的；

一方黄色水土养育一方黄皮肤人，策划吟咏豪放婉约兼有的千古诗词章。

黄 土 如 尸

1969年1月，你去陕北黄土高原插队。

插队，一个需加长注的中国特色专有名词；

成千上万青年大迁徙的路线图；
令当事人总是难忘血脉贲张百感交集的穴位；
或许，也是读解一种文化的密码。
都是后话了。

去的那日，天正下雪。开头不疾不徐，后来如花如蝶。雪带来寒冷清新，也给贫瘠的土地涂脂抹粉。堆砌路边枯瑟的玉米秆变得随和可亲，虬轧的枣树枝干变得委婉多情，远处黑黢黢的窑洞门窗因了雪的装点变得憨厚可亲。

冬天的黄土地是死寂的，死寂如尸。惟有活泼飘曳的雪花透出丝丝缕缕生机，黄土地用有限的善意与诚意为你的心理承受铺垫了几级台阶。

那时你不懂，那时你混沌如蛋不开窍，懵懂如雾不清澄，你不懂天意，不懂地气，更不懂人心。

那时，你只觉得令天地皆白的雪花瞬息万变苍茫空阔难以把握；

你只觉得被车头吃进去、又被车尾吐出来的道路深邃莫名；

路边悬崖上垂吊着冰溜子像是不怀好意的枪矢瞄准车头和人头；

你只有拼命煽热心中的柴薪给自己加油，给自己打气。

到了。“扑通”，你从卡车跳到如尸的黄土地上，那脚印就是你未来日子生死不保契约上掀的手印，白白的、深深的脚印手印。

插队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，从你 17 岁开始，从脚印开始，在如尸的黄土地上，一日日，一月月，一季季，一年年……

一共七年。

后来,不再插队的后来一天,你同一名东洋学者谈到这段日子,竟大大咧咧地说:比抗日战争就少一年。

人吃黄土一辈子

一位大字不识、大智若愚的陕北老汉,主持一个 26 岁后生的葬礼。他黑棉袄第二个纽扣眼里系一根驱邪的红布条,他从容不迫,有条不紊,指挥若定,颇有大将风度。眼见棺木一寸寸入土,黄土一锹锹扬埋、封口,堆砌成丘。此起彼落的哭声,彼落此起的纸灰如翩翩黑蝶。他老人家开口说了一句令你惊悚震撼至今的话:人吃黄土一辈子,黄土吃人就一口。

人吃黄土一辈子。

为了吃食,庄稼人窑里运筹,地里抓挖,场上簸扬,碾上磨上日鬼,锅里碗里捏个。从早到晚,从春到冬,从生到死。生下是奶,死后供桌上首先摆放吃食,一碗青油,一碗油糕片片,一碗剥了皮的煮鸡蛋,一碗白萝卜馅的扁食。日子好些的人家还有酒。

你下乡插队才明白,婆姨女子把个五谷杂粮能鼓捣出多少花样。

荞面饸饹、荞面凉粉、荞面饴饹。有这样两句信天游歌词:荞面饸饹羊腥汤,死死活活相跟上。

洋芋(马铃薯)擦擦、洋芋饭、洋芋圪圪——知青叫它“洋芋哭了”;

黑豆钱钱、黄豆钱钱、钱钱饭;

出了油的麻汤下米煮,香极了的麻汤饭;

杏仁压烂了和上米煮,杏仁饭;

小米捞饭、小米黏饭、米汤；
黄米捞饭、黄米馍；
油馍、油糕、糕角；
玉米窝窝、烫片片、玉米碴碴、玉米仁子饭；

.....

吃的念想增长了婆姨的技能，粗粮细做；也开启了她们的智慧，花样翻新。

一种像野韭菜花那样的植物，采摘回来，晒干、压平，捏成圆坨坨挂起来，炒菜时放上一点，满窑香。乡亲们叫它“泽木”。

榆树皮和一种叫沙蒿的灌木籽压成面，过箩，擀杂面时放一点，面长不断还不乱汤。

腌酸菜时放上辣子、芹菜、蒜瓣，不起白沫还滋味绵厚。

苦菜开水捞、清水泡，掺上玉米面烙饼子，和着米煮饭，已经闹不清它算菜还是算粮。

最喜九月九重阳后，瓜菜早熟，饭时揭开家家的锅盖看吧，闻吧：煮玉米棒棒、蒸洋芋蛋蛋、金黄的南瓜、绿莹莹的豆角……那蒸汽那香味是天爷地爷恩典给庄稼人的。“又饿不死了。”庄稼人的心落稳如磨盘。

你和你的知青伙伴，对于吃——出于蓝胜于蓝。

老乡吃的东西你们一样不落；老乡不吃的东西，你们也吃。

狗肉，老乡不吃，你们吃。

狐狸肉，老乡嫌臊，不吃；你们说不臊，吃。从肉下锅尝到肉半熟、肉没有、肉汁也没有，还抱怨狐狸咋那么瘦。

乌鸡肉，那玩意儿也能吃？老乡问。咋不能吃。于是，

拔毛、开膛、下锅煮，成了滴水不漏的进口货。

还有母猪肉，生了蛆的肉……

当你在玉米林里扯动锄头片子，任玉米脑缨纷披肩头，任玉米叶子割烂手臂，任太阳榨干体内最后一点气力；

饿，你和你的伙伴尝到心慌慌、眼茫茫、屁股沉腿软的饿滋味后，你才初步地贴近了土地，体恤了民情，了解了中国。

一天，你在家做饭。

知青轮着做饭。起先是每人一天，临时凑合观点使交班人锅朝天，碗朝地，第二天接班者去缸里舀水，差点没把腰闪了——空的。于是规定每人做三天饭，交班时，两口缸必须水满缸沿，柴破好，面磨好，米碾好，盆盆里面起好搭上笼布放在灶台。做饭才不再是难事。

轮你做饭那日黄昏，下地的还没回来，饭菜已基本妥帖。你往灶火口续着碎柴，轻轻拉着风箱。呼——嗒，呼——嗒，风箱为暮色垂落打着舒缓的拍子。

突然，在风箱节奏间隙你听到一种声音，清脆的竹板敲击的声音，有人声和着竹板声正对着知青灶房。

你纳闷，出去看。见一个黑袄黑裤的汉子，年纪不大，中等个，精瘦，脑门上白羊肚手巾拢得极标准又极标致。黑袄黑裤的底襟袖口沿着翠蓝色花边，活像舞台上的戏装。凭着初级陕北话水平，你听出他说的大概：你家的门前红光照，你家有贵人做大官……好玩好笑，一窑下乡受苦的知识青年，前途未卜，做大官？哪挨哪啊？你还来不及听懂他的全部莲花落词，他已向你伸出手，手是黑的：大姐，打发上一口吧。

咋回事儿？你愣了，房东大娘告诉你：这是个讨吃的。说了半天是个要饭的。